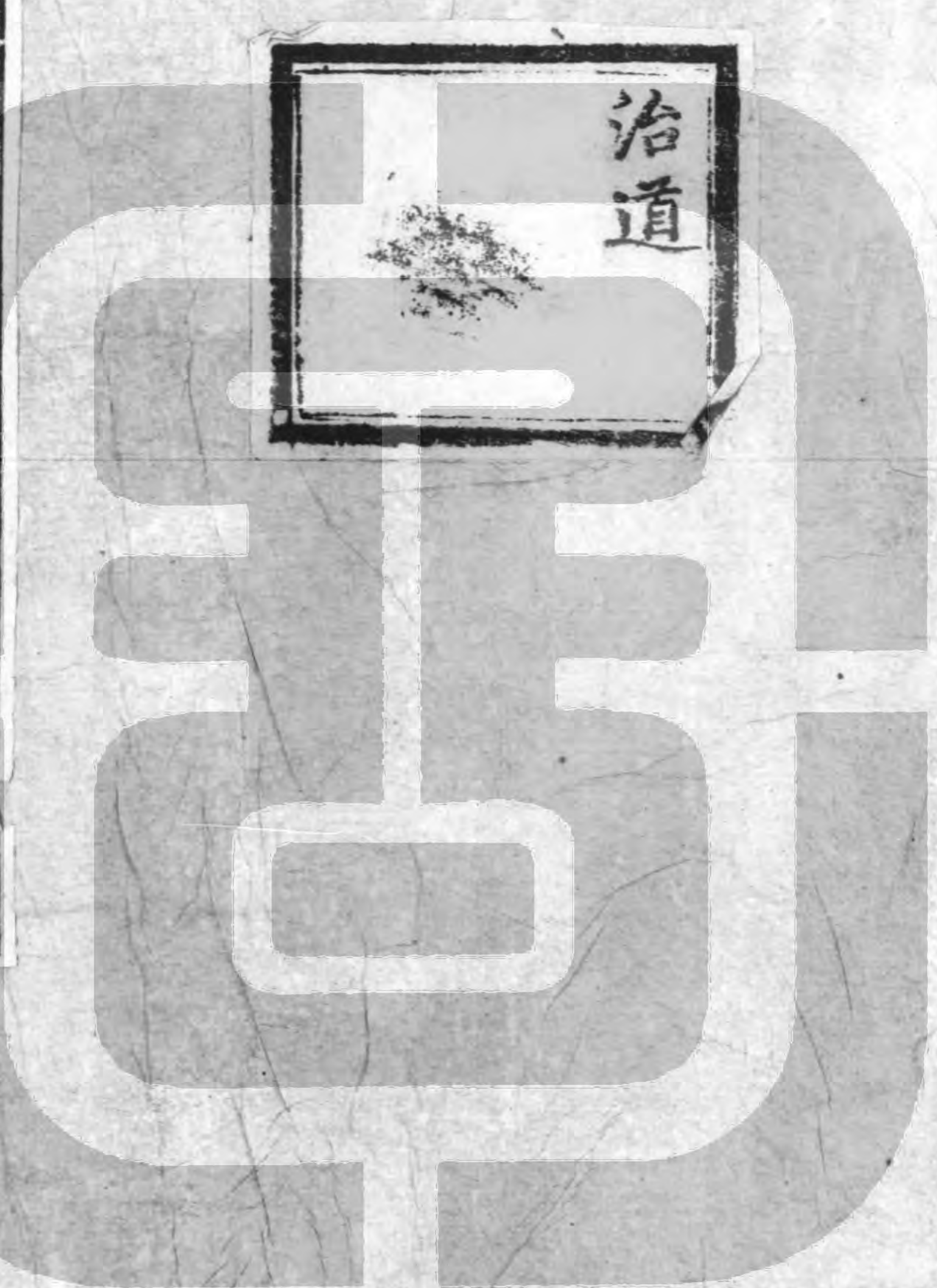


6244
:13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十五
之二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五

治道

魏文帝即位。御史大夫王朗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網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所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

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絲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明帝初莅政。司空陳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凌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世有以絕其源流。

時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少府楊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甘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

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青龍中。軍國多事。用法深重。侍中高堂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本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序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豈弟。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絲。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給。以為惠者。又政事多譟。黎元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禁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遣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播擻百姓。使民不安。犬小吁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僅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蔽。百

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嚴允。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鑿。恕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確。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危峻。此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異星為變。災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之忌。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

孫曾無致命之節。臣救之術。為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後。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未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

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石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群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烏程侯亮暴驕。矜政事。日獎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蒞安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翼。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

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去而庸臣苟媚。光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捐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萬舉。先帝嘗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歲之後。禮所不諱。陛下搜鼓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夫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

禍。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人。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糜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災感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請。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

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稚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吾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急湯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藏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

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来。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先前列。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西晉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尉馬都尉傅玄及散騎常

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網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嘆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猶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

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又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民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足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向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耕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

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武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

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網舉矣。

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三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李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命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

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如和
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
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減。而
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
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垂制。每尚
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秦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郤詵應選。詔曰。蓋太
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
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
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
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及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
漢晉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

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
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
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謙
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
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
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
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天問也。是以
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僥倖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
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
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教弊
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
文備詳。仲尼曰。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

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濶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之盟。吾淪于小器。功止於霸。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夫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守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

不伐。相下無譽。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實者無關梁而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怒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荒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

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慙慙者。各自取
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藉。自頃
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殺者矣。貪鄙竊
位。不知誰升之者。數兇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
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
流曰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彼聖世
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
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
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叙。事得其叙。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
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謂建不
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
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

末則宜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
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贖。而知方。動
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
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
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
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
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頻。不時考之。萬國
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
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
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
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
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

策上第拜議郎

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基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阮种賢良。策曰。在昔。拓三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履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贛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嚴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舍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宜。故由乎

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上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讎。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急。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遣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滔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適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

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競已過
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
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
疆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効也。又問冬徵
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
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
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
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
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
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
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國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莠

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悠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
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
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穉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
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
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
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
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
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
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
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謬。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
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懷志。管職
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勸其功。此昔

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頃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趨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莠延後又考功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

太康中華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遠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材宣明巖穴晝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北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聞四門之秋興禮教之口也故髦俊聞風而響赴殊才望險

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是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德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携貳之心而吳人越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朴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手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樓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漆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慈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其異禮明選拔伯豎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

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羸。羌
氏驕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戢戢。武夫寢息。如
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數。頌
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遠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
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罄折。夫大
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
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戒。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
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
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
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虞。百姓承德。將就無為。
而又至于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
禪讓以先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

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政。夫以堯舜之
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俟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
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脩行。勸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
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
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
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
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
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
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
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嘗無卓越雋逸之才
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
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

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按選商之人。或貂蟬於帷。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岩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令隨而待也。

時帝出祠南郊。詔使散騎常侍鄭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隨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葦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愍帝即位。尚書郎諸葛恢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地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

東晉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御史中丞熊遠上疏。

曰。被庚午詔曰。以雷電震暴。雨時深。自剋責。為湯罪已。未足以喻。臣闇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粟。批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擇官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離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脩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群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強弱相陵。寃在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

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喜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任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濁。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踈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放賢於岩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劇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曰。奏而不足以懲

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招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明帝時。前將軍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租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又擇一偏將。得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農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私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拔田。今西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

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農有兼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晉曰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計其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身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上贖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蒸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材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遠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議奏多納之

康帝即位庾冰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代石季龍於是以前號除都督江荆豫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異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逼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等駭罵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替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兼聽將

相或借訟與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况今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則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為本。勤訓督以為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

穆帝時。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劉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為仁。君道以惠下為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解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已崇物。然後

知積累之功重。勤工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迹。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觀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恠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今災變衆集。雷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誡。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言。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群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志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群臣之不稱。陛下用

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踈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為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為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符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彫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去。十去其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

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壽為施。古者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書而大懼。昔宋景退螢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酒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暨迴聖恩。大詢群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庾羲少有時譽。初為吳國內史。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彫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

之世。躬自儉約。斷獄數百。殆致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
况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警言。
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來。親臨所見。敢緣私政。獻其丹愚。伏
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

孝武帝時。范甯求補豫章太守。上書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
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
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相。皆已成行。
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
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
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
而非通理者之為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
有違適之禮。隨會事秦。致稱春秋。樂毅官燕。見褒良史。且今晉天之

人。原其氏出。百隨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
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後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
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
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
人。頃者選舉。惟以郵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
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
舍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
營起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屋宇。皆為
私家。後來新官復應脩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
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
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
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柱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

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裘。不可貲算。威狗馬之飭。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適兵。不相廢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慙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事矣。豈可湯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

安帝時。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劉裕表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疆畫境。各安其居。在昔風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筭。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昇國豐。實由於此。自茲及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疆地雜居。派寓間伍。弗脩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荷重任。耻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

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應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失。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臣以寧濟。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帝即位。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舉息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教。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

遂之。豈為政之道哉。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金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

水皆播麥。地堪滋養。悉斲紆麻。蔭巷綠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序之以壽。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園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椽露。不敢加泥。豈有剥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為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葬。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穉。久妻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洩。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

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甚處耶。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共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人。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甸。皆是不為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為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咨。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湏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合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

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
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還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
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間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
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夷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
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
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我空自
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
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致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
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
可躄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
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
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豈捕

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
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香車騎應
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疋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為吏自此
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狩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
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
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為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
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為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
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為敵也今宜
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
秩未克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鈺
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
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季止

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踰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敷。至於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子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嫉謗讒。官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發其實。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與今陛下以大孝始其。宜反斯譔。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

有集阜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續。集服累旬。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積帶寶。寄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感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綉。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戟以遊。邀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未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侈。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取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備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裾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購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慶之原。實先官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

宜為節目。金魄翠玉。錦繡黻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土亦不得賜。若工復造奇伎淫巧。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費天
平氣。費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
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貴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康
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情聖憂。愚何
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後而弁官。置官以周典為式。變名以適時為
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
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
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竟而宅宛民。上清
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未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
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
復用。恩家之貧。為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未應強
仕。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
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
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
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與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
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者。
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
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蓄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
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冀欲致車右而
動御席。語天下而辨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
使世之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更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襪纓危冠。
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逐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
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膺。吻樹頰。動精神。發意氣。

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亦亦盡可知矣。若忠孝廉清之比。強正博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末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不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靡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_殿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官邑。是乃外_刑之所不容。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

間。莫不紆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瘋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執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八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眾。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萬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金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濼理之弊矣。凡無世不有言事。而無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責。宜輕

者抵訾。可駭。重者死。屢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積。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拜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六

治道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崔祖思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日斯而起。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險草慮。儉泰移業。今無負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為之彫散。能否無章。涇渭清流。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俵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惰。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身衣弋綈。以常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為露臺。劉備取帳鈎銅。

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浙米見請。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幃。三齊松席五盞盤。挑花米飯。殷仲文勸合畜伎。荅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荅。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

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耻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為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命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責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阻。將合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漢。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地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汙。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裊諛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

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
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
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
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謀。故知與其誅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期効
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
非遐行之即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
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質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
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
任鮑肆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高帝踐祚。以劉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
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高宗為征虜將軍。淮南宣
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扶主行。令實
踰二紀。晉廢主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
自大。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
雲霓。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
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冒臨皇曆。正位宸居。開闢以來。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
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
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
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誓言芻議。伏待斧鉞。所陳
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
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
六疾不能自存。隨宜量一賜。其三。以宋氏敎令。蒙原者寡。愚謂下敎書

宜合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各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兩項。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值。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諫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弟。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擢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致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遽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上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後魏孝文帝時。征東大將軍任城王拓跋澄。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州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捕於強隣。民情未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

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隋時濟世子產為得。而州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與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為親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庸。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為家。宜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重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服。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草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勅改朝制。當與任城共為世之功耳。

太和初。韓顯宗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之遼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自。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日。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優旨殷勤。壽浹高年。恭。只周。鰥寡。雖賑。善。需。令。猶恐。未。夏。菜。色。况。三。農。

要時。六軍雲會。其所始。業實為不少。雖調餼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必奉。紛紛道路。田疇變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矣。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痛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與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世以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勤。洛京可以時就。遷者愈本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聖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早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闢。以廣業。禰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讓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日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憂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豈可蹕於闈闔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

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自成篇卷。雖獻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蓄神養性。願無疆之祚。莊周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纘。而天下治矣。高祖頌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可合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取。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是以大才受大

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未若取士於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錄重者。即先器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善捷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教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

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宗尚置京尹。亦不嚴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墜之邑。喊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替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役作屠沽。各有攸儀。但不設科禁。實責任情。賤貴易賤。錯居限難。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觀。任意所

從。其走赴舞臺者萬數。往祝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
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私三徙之訓。賢聖明
誨若此之重。今舍伎作家習士人風。禮信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
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
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惑也。至於
開伎作官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閣連臺。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
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
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偏相承。竊有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
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
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
依地里舊名。一皆釐革。小者並合。大者亦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
併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

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
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
輕。土木被錦綺。童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不賜鯨寡
贍濟實多。如不煥草。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士有可賞。則明旨
褒揚。稱事加賞。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
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
成褻狎之容。長於爭之心。恣喧置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
類。一宜禁止。

祕書丞李彪表曰。臣聞昔之招王。莫不疊疊孜孜。思謹言以康黎庶。
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先茂實於竹素。播
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脩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
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於一紀。典

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立以昭孝則百神不乏享矣。舉賢才以酬
諸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敷六順以教人則
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
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
先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
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并舞矣。
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
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
習華既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杜制第宅
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
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正品。小
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

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謀哉。消功者。錦繡彫文
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杜制麗飾是也。其妨農業害女工者。焉可勝
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
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
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
之人易變如彼。犬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
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為等制。使貴不逼賤
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
卒革。臣謹言古人草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
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
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誰其繼之。
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後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

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興此示儉。於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騶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警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案。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習成懿德。用

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遠歲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黎。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昔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又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宦者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戮斬剗。及夷人族。遂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宗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

傳漢明卒為賢主。然則佚之傳漢明。非廼生之漸也。尚或有釋而况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不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親親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蓄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

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雜積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儲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

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殺之。胄。晉武。那定。旌吳蜀之。君臣。謂宜於河
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關。依十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
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奔命。登繇
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
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愍。
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患臣竊所未安。漢
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帝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
論者以一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
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芟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
上通。雉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
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

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
或闕然。豈所謂助陽。養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
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
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廡而廢者。不謂之
不廡。乃曰簋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
則白冠。髦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就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
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罪當陷大辟者。多得
歸第自盡。遣之日。深重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
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
敢陳末見。昔漢文時。有告丞相周勃謀反。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卓隸
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
而體貌之。吏人為其備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念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警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氣無慘傷之容。子弟遇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樂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

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相知者。同年語其淺深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人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冝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戒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浪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

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
懷切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
鳴玉垂綵同節慶之醮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
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
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練從
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
高祖覽而善之。

四年尚書令王叡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
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
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
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二紀。受先帝非
分之養。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齋心功舊。內侍障帳。爵列諸王。位班

上等。從容間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
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
同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寢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
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
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
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
饕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
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操
荒裔宜待之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
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脩福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
宣武帝初年。廣訪得失。治書陽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為治不在多方。
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

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殫幹羽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世。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議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高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寬察。

延昌中。門下錄事孫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關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

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居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越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按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業。飄蕩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民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迂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第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派浪之徒。決湏精校。今強敵窺時。遠黎伺隙。內民不平。外虞懷

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福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
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
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滂隆以收物。文質應宜。遠近
自安。滂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主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
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今獨不出十
年矣。臣以為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
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是
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
體。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
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
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墜。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
依而行。臣等備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

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他。

孝明帝時。徐克和。繹使孫紹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綱常

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聖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

作冲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以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

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相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

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仁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

來。文華而政亂。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

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上有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

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六禍。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

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心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

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

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天

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播足之急。臣備由全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嚴可替否。寇逆獲除。杜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

靈太后臨朝。任城王拓跋澄表曰。臣聞以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必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羣官。慕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別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

物更始。革世之事。猶相窮數。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幸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武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群官百司。而可相亂手。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邴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

諫議大夫張普惠上疏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王蓋自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正。改三曰。進忠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尊親之

亂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吉心於宣先殿隨事難語。是時。今曰寧有先王之詔。翻改。普惠僊位。凡不言。今曰。卿似欲致譴。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為卿屏左右。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况今二聖尊承。洪緒垂於天下。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課。或推時所行。在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之心。先帝之自新。未聞理之。屈伸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羹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竟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

重陳者。凡如此之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送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緇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敬之。

在帝時。關西慰勞大使辛雄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今州郡言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閭門和睦。孝弟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答曰。臣聞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利之也。教民不失其性。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

稅歛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
道邁前主。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
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請所宜
行。若不除煩救疾。慮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駟。虛踰王臣。往還費於
郵亭。皇恩無遠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在帝從之。

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上疏六條。其一先治
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蓋古之諸
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億卿尹
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
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
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
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財貨之

謂也。乃欲使心氣靖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
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
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
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
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
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
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
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
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
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
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自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
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

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
 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
 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德賦
 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
 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
 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中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
 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
 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
 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
 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

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身。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
 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
 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
 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
 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器者。皆
 令就田。墾蕞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湏理。麥秋在野。蠶信
 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工。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
 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
 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
 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
 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
 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

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嚴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受死。然草之
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
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
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
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
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
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
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
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
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
妨子孫之愚。譬刀筆者。乃身外之材藝。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

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驎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
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木。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
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
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
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
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
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為其可以
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
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
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
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
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居士。常引

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位。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但兩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由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然玉之。馳而試之。玉石智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

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用。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用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負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間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

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由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撻楚。巧詐者雖事窮而獲免。辭弱者乃無

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當深思遠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奉公。守法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

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屬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誠此
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
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
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恤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乏。平均者
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
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
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緝鄉先事。織紉麻土。早備紡績。先時而
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
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
貴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
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

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數徭役多不存意。致
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
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令百司習誦之。其教守令長非通六
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詔百官上封事。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樂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
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
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
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於緩。秦敗於急。酷民非君子。當
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中。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通達。先
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結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
中。何用過為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

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行不汝容。故仲入齊。桓曰。事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世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願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悉賢補。官爵必宜與眾共

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觀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細閭。况天下選曹。亦取物望。若選置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為重。備身履行。以慕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曠有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改。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篡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黨。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真。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虐。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

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至家無衣帛之妻所以厲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埤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較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爵賞有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清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後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郡丞顏運乃與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卿正職在。獨詣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

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更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

亡。漢章踈而祚永。請遵經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五曰。高祖斲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
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際。務從卑儉。
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
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
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此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
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
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
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
採誹謗之言。無且杜獻書之路。請傳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毅
生朝。殷王目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與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
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詆誣善道。飾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

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
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給帝曰。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
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曰。而獲免。翌日。帝頗
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
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

隋高祖時。柳彧為治書侍御史。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
彧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
聒。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繁數。是
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番拱無為。天下以治。所
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禮
義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
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

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肯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憂之毒。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

